

歷史空間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三教通體

——明清江南士大夫的「跨宗教」生活



■ 李天綱教授。

陳寅恪在《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1932)中指出：「南北朝時，即有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國家有慶典，則召集三教之學士，講論於殿廷，是其一例。」可見自中古以降，儒、道、佛「三教」在同一個文化結構下，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依賴着，共融共生。而唐宋時這種

「三教通體」的現象，至明清時期亦然。復旦大學宗教學系主任李天綱教授早前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出席「中國文化教學與研究2013：回顧與前瞻」研討會時，便簡介了明清時士大夫的宗教生活。

排佛道與儒教運動

明清時期，佛道流行，風氣漸趨奢靡，士大夫於朝廷斥責「釋道二氏」。明代馮夢龍的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的和尚、道士形象並不健康；清初儒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更借萬曆年間禮部尚書馮琦上疏重申：「臣請坊間一切新說曲議，令地方官雜燒之。生員有引用佛書一句者，廢生停廩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書一句者，停科一年。」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江、浙籍的京官們回到家鄉後，往往不對本土宗教持反對態度，大多數都相當開明。明末講學，受「王學」思潮影響，江南士大夫和佛教、道教人士友好交往，三教貫通的情況十分平常。不過，這一點在正史中常常被忽視了。但是，在鄉鎮的地方文獻中，如方志、野史等「集部」著作、筆記、小說等「說部」作品，歷史常常會與「經、史、子」部的著述迴異。事實上，在這些非主流的文獻中，儒家人士並不刻板，儒學教義也不道貌岸然；身居高位的儒者，不但不排斥民間信仰，還莫名熱衷。

江南士大夫的「公共空間」

李天綱教授表示，在《金澤小志》中記載的各類寺廟留有很多碑刻和題匾，可從中看到儒家士大夫們的「跨宗教」生活。在金澤鎮頤浩禪寺中，便有明末著名士人董其昌(1555-1636，江蘇華亭人)在其中的「雪隱西院」題寫「冰壺」門額，留下墨跡。董其昌官至禮部尚書，家離金澤鎮很近。他晚年好佛，崇禎二年(1429)時更和陳繼儒

一起在松江城西白龍潭請本地高僧雪大師講讀《楞伽經》。

清代著名士大夫潘耒、徐乾學、魏學渠等，亦因為和頤浩寺住持處庵和尚有良好關係，便經常來金澤鎮逗留、參訪。寺中元朝書畫家趙孟頫用楷體書寫的《金剛經》，便正是由潘耒作跋。潘耒為江蘇吳江人，曾師從顧炎武，後好佛，「與(頤浩禪寺住持)處庵最投契，時來金澤，憩寺中。」潘耒又為管道升《篆文大悲咒》作跋，另撰《修禪堂疏》，都保存在頤浩禪寺中。昆山「三徐」中的長兄徐乾學是清初秉持「理學」的正統儒家，但他「與處庵善，致仕後，時來金澤」，作《飯僧田記》，由二弟徐元文書寫，題刻在彌勒殿的壁上。至於魏學渠，他是明末東林黨首領魏大中的侄子，擅有詩才，於順治五年(1648)即出仕，成舉人，卻被士人詬病。康熙十八年(1679)，他在著名的「己未詞科」中被薦舉，以舉人而及第，居五十名士之列，更為國人矚目。李天綱教授推測魏學渠到金澤鎮頤浩寺，實有隱居規避的原因。在江南人士「反清復明」、「誓守名節」的抵制氣氛中，魏學渠，「降清」以後只好循佛道兩學舒緩內心壓力，佛教、道教寺觀因此便成了他的心理診療所。

江南士大夫和寺觀住持交遊，並非金澤鎮獨有，清初名鎮朱家角亦相當突出。朱家角鎮與金澤鎮相鄰，距離十公里，同屬青西淀山湖水系。水水相連，廟廟相通，佛教、道教，以及民間信仰也很發達。江南地區的儒教士大夫和當地的基層寺廟，有很好的交往。按《珠里小志》作者周郁濱的說法：「二氏學，儒者不道，然宗風高雅，能外形骸，儒行得焉。」一般儒家認為釋道二氏不足道。但是，周郁濱認為，僧侶、道士中也有些品行高雅的，堪比儒生。鎮上有一座佛教寺院圓津禪院，歷史上曾經是一座民間道觀。該院和江南士大夫有著密切交往，明末清初的名公巨卿，除上面曾提及的董其昌及徐乾學外，范允臨、趙宦光、王時敏、吳偉業、王鳴盛、錢大昕等，都曾為此院作文題詞，可見士大夫們看待地方宗教的實際態度。

圓津禪寺勝景，被士大夫引為聚會之場所。例如：青浦文教世家之子陸慶紹(崇禎十五年舉人；嘉靖二十年狀元陸樹聲之曾孫)舉為孝廉之後，遷居朱家角鎮，並創立「寅社」。社會之日，「春秋在圓津庵，夏日在明遠禪寺」。李天綱教授指出，近代學者多以庵堂、寺廟、禪院為中心，研究儒家的「公共空間」。在江南，儒家營造的「公共空間」，如書院、家塾、祠堂，其「公共性」其實遠不及佛教、道教的寺廟宮觀。而且，儒教場所的祭祀、宣講、表彰，是家族內部的活動；士大夫們與民同樂，悠哉遊哉，因此寺廟宮觀才是真正屬於公共人士的交流空間。

結語

李天綱教授表示，雖然清代經學運動注重五經的學問，企圖劃清儒、道、佛教的界限，但明代中葉以後的江南思潮卻是尋找三者之間的互補，以達至「三教之合」。根據地方誌書的記載，儒家士大夫即使標榜禮教，亦對不同信仰包容並蓄。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豆棚閒話

文：陶琦

不怕辣

有網友為了吐槽，把一檔相親節目的視頻發到了BBS上：節目裡的一個男嘉賓稱，如果他的女朋友是一個吃飽頭都猛往裡面塗辣椒醬的人，他非得發瘋不可……可以想見，這樣的觀點到了網絡上，就像往一鍋沸油裡撒了一把豆子，頓時就炸開了。反應尤為激烈的，是那些對川菜、湘菜、雲貴菜、紅油火鍋情有獨鍾的男男女女：我們「希臘(喜辣)」人，哪裡又不如人？

其實吃不吃辣椒，是各自的生活習慣，都值得理解和尊重。在我的學生時代，有過一次關於吃辣椒的現場教學。某次學校出遊，途中看到一位外省移民哺育幼兒，做母親的用一根筷子蘸了辣椒水，讓尚未滿周歲的嬰兒舔舐。嬰兒被辣得哇哇大哭，母親卻不為所動，繼續餵孩子吃辣椒。當時我等年少，不明所以，都暗暗奇怪這位母親心狠。老師卻嘆息說，這就是不同的生活。因為這些外來移民謀食不易，無法嬌生慣養孩子，及至孩子稍長，就要與父母同桌而食，不可能另開小灶做不放辣椒的菜餚，所以須提前讓孩子適應辣椒，使之對生活具有更強的耐受力。我在看了那段相親節目後，就想，如果男嘉賓也經歷過這一幕，估計他對吃辣椒就不會有如此大的成見。

不吃辣椒的人，常視嗜辣者是在「自虐」。《清稗類鈔》載：清末曾國藩主政江南，權勢一時無兩。有一小吏為了巴結上官，以重金賄賂曾府的廚子，想要了解總督大人最喜歡吃什麼食物，以便投其所好。恰遇廚房做了一盅燕窩作為夜宵，準備呈送上去，廚子從懷裡掏出一根竹管，往燕窩裡一陣亂灑。小吏見狀，忙問廚子灑放何物。答案是研碎的辣椒末。小吏一聽頓然傻眼，因為對一個吃燕窩都不忘加辣椒的人來說，食物再為珍貴奇異，都在其次，只有辣椒，才是最合乎心意的味道。誰又有辦法討好一個「自虐」的人呢？

相反，嗜辣者亦喜見不吃辣椒的人「被虐」。我有一個湘籍朋友，嗜辣已近變態的程度，超市裡的所有成品辣椒醬，他都覺得辣味太遜，吃起來不夠刺激。因而，他常買最辣的指天椒烤乾，研成辣椒粉隨身帶着。即使是炒飯吃，他都要用大量的辣椒粉把米飯濡染得紅彤彤的。這些生活習慣令他在旁人眼裡，成為一個失去味覺、對辣椒缺乏應有感知能力的人。

他有一次到廣州出差，下車後到一家早點店吃米粉，從包裡掏出自備的辣椒，往米粉裡加完，就隨手擱在桌面上。沒多久，一個廣州人端着一碗米粉過來，與他同坐一桌，看到桌子上有一罐辣椒，以為是店裡準備的，拿起就往自己的碗裡加，並且加得比較多。朋友看到後也沒阻止。果然不出他所料，廣州人剛把一筷米粉送進嘴裡，就像被火燎了一樣，還沒嚥下就吐了出來，然後直接衝到自來水管旁，擰開對着嘴狂沖。隔了半晌，他才捂着被辣腫的嘴唇，抱怨店老闆怎麼弄來這樣的辣椒害人。最後早餐也沒吃成，就快快而去。

關於怕不怕辣，有很多現實的段子。最具喜感的是不久前，幾個警察為了制服一個武癡子，手持辣椒噴霧對其一陣狂噴。武癡子卻面不改色地說：「我是四川人，不怕辣！」



■ 吃不吃辣椒，是各自的生活習慣，都值得理解和尊重。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心靈驛站

文：陸蘇

第一朵蓮

昨夜。今年的第一朵蓮花到了。特別美。特別隆重。特別動人。可惜我睡得太深，沒有聽到花過窗，也沒有聽到香敲門，不知道它來時鞋上有没有染幾片月光，不知道金鈴子們有没有抬着金碧輝煌的和聲去接，不知道院裡的石榴花有没有去幫忙端盆洗塵水，也不知道梔子花有没有對它莞爾一笑以示歡迎。但我相信，蓮花靜美清雅的儀仗，一定美得小村的花草嚙聲、樹木封口。不然，我怎麼會錯過了呢？

天亮時我才看見，三畝荷塘上佇立着這一朵蓮。像一盞花燈，掌在田田復田田的蓮葉間，眾弦俱寂，靜謐如畫。突然風來，宛如吹開了戲台上的

幕布，那似花旦的蓮花玉立紋絲不動，千萬片荷葉矜持地齊齊側身行禮，手眼身法步行云流水，唱念做打絲絲入扣，一本綠葉紅花青衣花旦的大戲，在漸散的晨霧裡不緊不慢地上演。

也許是今晚，也許是明天，蓮花們將絡繹抵達，一朵挨着一朵，住滿荷塘。每一個花苞裡都含着圓融，每一枚花瓣上都寫着靜好。

很難相信這麼清麗的蓮花是從一節藕裡來，也很難相信這麼脫俗的蓮花是經過厚厚的淤泥來到我的眼前。寧可相信蓮花是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坐着蚱蜢舟，坐着木輪車，坐着青布小轎，顛仆而婉約地，來這裡是因為



■ 清麗的蓮花。作者提供圖片

和誰前緣未盡還留着念想。蓮花簇擁，萬念聚集。想什麼念什麼呢？一定是特別美好的事……

我就那麼站着，一動不敢動，像一根幸福的木頭，當着這一朵蓮花唯一的看客。

就這樣，看着蓮花，一分鐘，像一輩子那麼長。

手寫板

文：俞慧軍

清凌凌的水

上身穿一件棉藍格子襯衫，下身着一雙膠皮褲子連統靴子：「像個捉魚人吧！」還沒等我開口，他先聲奪人。在波光瀾灩的魚池旁，我握着多年不見的戰友的手，細細打量王健，黝黑黝黑的臉膛，一對炯炯有神的眼，這就是從軍隊團職崗位上轉業後主動回村務農的戰友。正想說王健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漁民，可話到嘴邊又溜了回去：「像戰場上凱旋的英雄！」「哈、哈、哈……」笑聲還是那麼爽朗。我與王健同年參軍，分在一個營，2005年轉業後，他選擇了自謀職業。

王健的家在蘇中的里下河地區，水網交錯，江湖縱橫。正值春夏水旺魚肥季節，清凌凌的水，藍盞盞的天，金燦燦的油菜花，烏溜溜的魚兒，白絨絨的鵝群，王健帶我在他千畝魚塘周圍轉悠了大半天時辰，白浪鵝、烏青魚、銀絲魚……孩兒時見過的魚，在王健的魚塘裡應有盡有，有些魚苗還是首次見到。與其說是在欣賞色彩斑斕的魚塘，不如說是在觀瞻里下河絢麗的農村美景。

傍晚，王健一家為我的來到忙碌着。這是一幢三圍加層式庭院小別墅。外觀之美令我驚歎！在我的視線裡從未見過如此精緻的農家別墅。剛跨進栽滿鮮花的庭院大門，王健的愛人就把我引進了坐北向南的堂屋內：全套的紅木傢具，清一色的實木雕花窗櫺，大堂牆中央一幅湖海相連、岸畔花團錦簇的油畫，顯示出主人湖海般的情懷。圍着湖藍色飯單的王健愛人喜盈盈地端上一碟糖醋白浪鵝置於餐桌；品茗了一道道古運河水孕育的鮮美魚蝦：水煮湖蝦、紅燒花鰱魚、清蒸銀絲魚、糖醋白浪鵝……十多年不見的戰友相聚在碧波蕩漾的大縱湖左岸，暢敘各自回鄉後創業的酸甜苦辣。百感交集的王健愛人道出了她隨同丈夫回鄉創業的心路歷程。王健與愛人是在南京讀軍校時認識並相愛的。愛人南大畢業後在南京的一個科研機構工作，後隨轉業的王健調回家鄉縣城的一所中學任教。王健的獨生女兒在加拿大讀研。王健完全可以找一份如意的工作，可他卻選擇了自主創業。酒過三巡，我問他：「為何選擇回鄉？」講內心話，得悉王健選擇回鄉務農的消息我就疑惑：一個擅長建築設計的團職幹部，轉業後進入某個專業部門工作，也許會如魚得水，幹出一番事業來。「進大城市工作固然好，但家鄉的建設也需要人啊！」他這樣回答。王健是出名的孝子，除去日常生活開支，所有的錢一分不留全部寄給母親。王健轉業後，母親將他從

部隊積攢寄回的十多萬元錢交給了兒子，加上他的轉業安家費，王健親手繪圖設計，在老宅基上翻建了這棟小別墅。每當王健看到年邁的父母坐在藤椅中享受庭院的陽光時，王健的臉龐一樣綻放出花朵般的笑容。

王健設計的精巧奪目的農家小別墅亮相家鄉後，引來了左鄰右舍及周邊村莊絡繹不絕的參觀者，也驚動了縣裡的領導。去年，王健所在的縣聘請他擔任「市政設計規劃師」。如今王健聘請了26人管理着魚塘，自己則負責水產養殖的研究與開發，他要描繪一幅科學養殖振興家鄉的美好藍圖，他還肩扛「市政設計規劃師」的頭銜，回鄉8年已為縣、鎮設計了12個獨立單元的居民小區、6幢公寓寫字樓，其中一幢名叫「馮湖」的寫字樓2009年榮獲建設部建築設計獎銀獎。這幾年，王健用智慧和汗水換來了300多萬元的淨收益，其中80萬元捐贈給四川災區人民，50萬元捐助本地的鄉親們發展種養業。王健有個理想：在家鄉建立一個生態養殖的科研基地，以保護水域的自然環境。我多次想問王健這就是他追求的幸福嗎？但總是欲言又止。倒是王健看出了我的心思，他指着燈光下庭院中央那一簇簇綻放得如火如荼的玫瑰花、杜鵑花，若有所思地說：「人之幸福全在於心，幸福就像這些花兒。」

翌日，他帶着我漫步在晨曦中的古運河的驛道上，雙腳一踏上鬆軟而濕潤的魚塘岸堤，王健便如數家珍般給我講述家鄉悠久的歷史與旖旎的自然風光：他的家鄉有大縱湖等諸多有待開發的湖蕩，以及全國獨有的農耕奇景——「垛田」等自然景觀。油菜花黃時，乘舟蕩漾於昔日的「垛田之鄉」，田園景色令人心曠神怡；初夏季節，赴大縱湖湖濱基地觀光，水清蟹肥，蚌蝦魚群，水景情趣，別具風韻。而里下河地區還有文游台、鎮國寺塔、李家花園船廠、鄭板橋故居、施耐庵墓園、劉熙載故居等文化景觀百餘處；溱潼會船節等民族風情也是當地一絕。里下河平原地勢低平，水網稠密，湖蕩相連，古今諸多文化名人在這塊豐腴的土地上，留下了令人神往的足跡和膾炙人口的傳說。我對王健說：「你對家鄉的人文自然資源如此稔熟，就再兼個環保顧問的職務吧！」王健哈哈大笑。爽朗的笑聲從岸堤向空曠的湖畔瀟灑，震撼着千畝魚塘清凌凌的水面，迴響在藍盞盞的天空。

試筆

文：星池

抬頭

細雨灑盡，陽光輕輕透進屋，為客廳添上暖意。此時，外祖母如常接了剛下校車的孫兒回來。外祖母未及叮囑，慣常慢條斯理的小男孩，已迅速把校服換上便服，連忙打開書包，從中取出數隻紙飛機，放在桌子上一字排開。欣賞過後，他伸出兩手，各選一隻紙飛機，幻想它們於空中追逐及對戰。臨近學期末，考試過後，學生在課堂上多了自由時間，可玩益智棋類或繪畫。近日，他放學回家，書包內總有畫滿東西的紙張，或新摺成的紙飛機。

玩了一會兒，他急著跑開，拿來一盒顏色筆。然後細心挑選，抽出一枝又一枝的蠟筆，準備為他的紙飛機部隊掃上色彩。當顏色筆桿不斷搖，每填一下，均體現了這名小男孩的想像力。選色也許不搭配，偶爾粗心大意塗出界，卻是屬於他從心而來的色彩。撕下功課簿用剩的方格或橫線紙來摺的紙飛機，略花心思，每隻均頓然變得獨一無二。走入玩具店，不同種類的模型飛機琳瑯滿目，美輪美奐，稍付金錢便可得到。若非揮霍，購下心頭好確實不錯。可是，有時選擇自己一手創造，作品縱有瑕疵，卻特有意義。

昔日，積木僅是最基本的立方體形狀，隨心組合，拼



■ 放飛夢想。網上圖片

出動物、建築物與交通工具等。把一塊塊長短不一的顏色積木疊成飛機，不夠像真，但使腦袋發揮無限的想像。近年，一些玩具愈來愈精美，背後往往已有完整故事，在既定的設計及玩法之下，小朋友只能依從來玩，限制了點點創意。

這刻，小男孩凝視面前填滿色彩的紙飛機，滿足地把顏色筆放回原處，繼而拿出昨天所摺的紙飛機，讓新舊的機隊成員聚首一堂。慶幸，他沒忙於低頭玩智能電話的遊戲，讓指尖落在屏幕掃來掃去。當他抬頭，注視雙手高舉起的紙飛機，難知在他腦內是何背景畫面。大概他於幻想出來的無限天際，展翅翱翔。